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的 東亞藏品—— 布倫瑞克收藏

■ 施雅南（Eva Stroeber）著、金芳如譯、張省卿審譯

德國下薩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1754 年開館，與大英博物館時間相近），不僅富藏十七至十九世紀東亞藝術品（繪畫、陶瓷器、漆器、各類材質雕刻），歐洲陶瓷與琺瑯器、繪畫、藝術與自然博物室珍品、版畫亦不容錯過，東西方珍貴藏品構成當地重要的文化遺產。該館歷經多年整修及擴建後，於 2016 年秋天重新開幕，不但擴大展廳空間、更新服務系統和教育資源，重塑觀展經驗，館藏東亞藝術品的重點，包括罕見的銷歐宜興紫砂大型裝飾作品和貼飾紫砂壺，以及品相高的東亞漆器和外銷瓷。¹



位於布倫瑞克（Braunschweig）的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保存豐富的東亞藏品，但至今仍鮮為人知。² 2002年5月16日至8月4日，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一場名為「中國製造——安東烏爾利希博物館的東亞藏品」（Made in China — Ostasiatika im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特展，展示館內收藏品的整體樣貌；內容豐富的東亞藏品展覽圖冊顯示，超過八百件物品大部分是第一次出版。³

這批收藏的核心藏品可追溯回布倫瑞克—霍爾芬布特爾（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公爵們的收藏熱情，特別是安東·烏爾利希公爵（Herzog Anton Ulrich, 1633-1714, 1704-1714 執政）。安東·烏爾利希從父親奧古斯都二世公爵（August d. J., 1579-1666, 1635-1666 執政）習得收藏理念。奧古斯都二世特別喜好收藏書籍—霍爾芬布特爾（Wolfenbüttel）著名的奧古斯都公爵圖書館就是按他的名字來命名。之後以入藏的東亞物品作為基礎，構成藝術與自然博物室，這當中，藝術品和自然物件、自然標本以及人工製品之間，並沒有被分類區別。安東·烏爾利希和哥哥魯道夫·奧古斯都（Rudolf August, 1627-1704）可能在父親的收藏基礎之上，於霍爾芬布特爾設置這類珍藏室。有史料證明，著名哥本哈根丹麥國王的奇品珍藏室（Kunstkammer）是其收藏組成的判定典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k III., 1609-1670, 1648-1670 執政）於1650年左右設立奇品珍藏室。奇品珍藏室除了涵蓋為數眾多的民族誌物件之外，也有豐富的東亞物品收藏。即使我們認為布倫瑞克收藏相比哥本哈根收藏要來得簡樸，今日仍可確定兩者之間不少的一致性。類似

的器物收藏包括：中國宜興紫砂器、象牙雕刻、壽山石雕塑品和木頭雕刻、天秤、珍珠母貝匙和筷子、日本鏡子和抹茶用竹製茶筴。⁴

1687年安東·烏爾利希的繼弟斐迪南·阿爾伯特一世（Ferdinand Albrecht I., 1636-1687）逝世，他同樣留下一間收藏豐富的奇品珍藏室（Kunstkammer）。至今傳世有這間奇品珍藏室於1687年製作的遺產目錄。除了大量珍奇物品，如珊瑚小樹或Elends Klaue（譯註：一種藥草植物）外，⁵ 還有一些提示源自東亞的物品，例如一件〈瓷胎加彩剃鬚盤〉，目錄還記載「一件教宗的四角形小箱，箱內有八個鍍金貝殼……」，這件上彩的貝殼用於日本「對貝殼」遊戲（圖1），⁶ 可能歸屬布倫瑞克傳世標本七件之一的早期藏品。⁷ 貝殼裝飾著一對身穿平安時代（794-1185）宮廷服飾坐姿夫婦；彩繪母題引人憶起《源氏物語》，此書約於1000年左右出版，是本關於宮廷生活和源氏的愛情小說。



圖1 17世紀 日本 「對貝殼」（貝合せ）之愛情圖貝殼
胡粉、金箔加彩 寬約7.7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16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1688 年安東·烏爾利希開始建造薩爾茲達魯姆悠閒宮（Lustschloss Salzdahlum，圖2），這間宮殿也收納他的藝術收藏。除了收藏油畫的大畫廊，1706 年和 1709 年間建置一間特別珍藏室，裡面第一次出現同質複合體或以材質分類的東亞藏品：「各種精緻瓷質餐具……許多壽山石雕刻的異教神像……以及……形形色色的漆製物品……」也就是東亞瓷器、中國壽山石雕刻、中國和日本漆藝品。⁸ 儘管十八世紀前半葉的許多報導提及東亞藏品，但直到現在仍沒有檔案文件詳細地說明當時如何獲得的情形。一份 1784 年之前，由安東·康拉德·腓特烈·阿任思（Anton Konrad Friedrich Ahrens，1747-1811，以下簡稱阿任思）將大部分藏品遺產建立目錄，憑藉目錄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入藏時間的下限。

然而獲藏的準確時間——是經由安東·烏爾利希自己或是之後才經由他的後代——這點依舊不清楚。

東亞瓷器

薩爾茲達魯姆悠閒宮追隨巴洛克貴族的風尚，利用大量的東亞瓷器裝潢室內。早在 1694 年宮殿落成慶典儀式和公爵安東·烏爾利希妻子、公爵夫人伊莉莎白·尤莉安娜·馮·霍斯坦—諾堡（Herzogin Elisabeth Juliane von Holstein-Norburg，1634-1704，以下簡稱伊莉莎白·尤莉安娜）六十歲慶壽的這兩段史實脈絡中，一間她寓所附屬的瓷器珍藏室，證實已經展示東亞瓷器。

當時報告多次提及上述的珍藏室，記載八千件如此大數量的各式漂亮瓷質餐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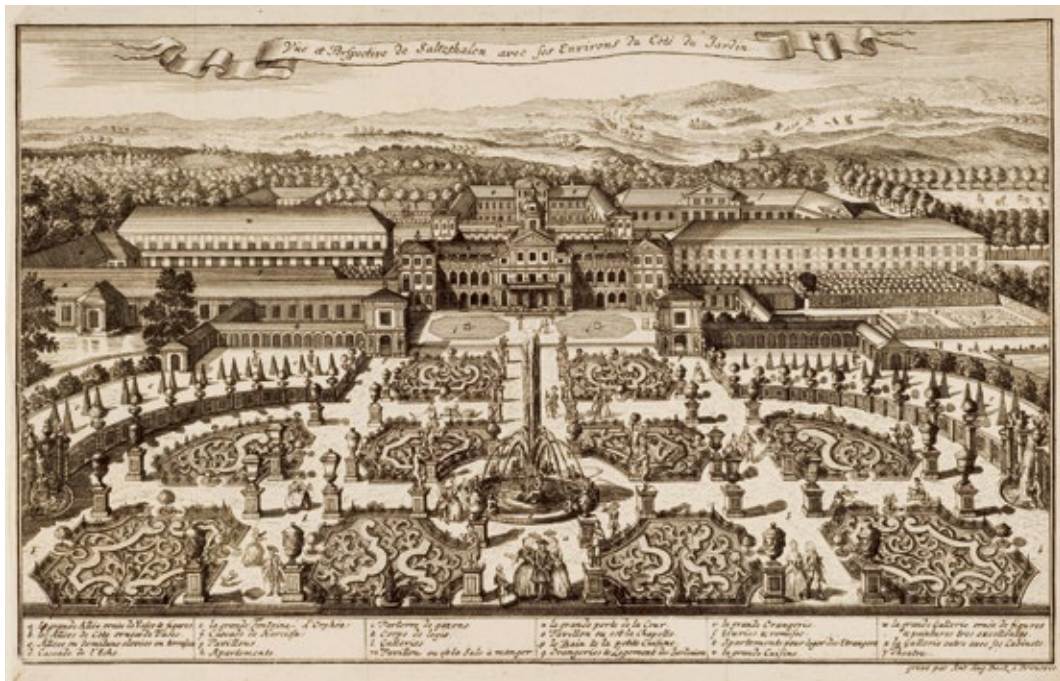


圖2 1706 申克（P. Schenk）《薩爾茲達魯姆（Salzdahlum）》 蝕刻版畫 長49·寬60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Brunsvic 4 IV 2 Bernd-Peter Keis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份 1728 年宮殿描述中發現一些註釋，不僅涉及知名的錫釉陶收藏「拉斐爾式盤」（die raphaelischen Schüsseln），還涉及東亞瓷器珍藏室與伊莉莎白·尤莉安娜之關聯，珍藏室在此期間由「過世的前公爵夫人」建立：

……也有另一個非常大的長廊，能想像到各類印度的精緻瓷器佔據此一空間，中央桌上特別擺設各式巨大的罐器，它們的價值非常高，這樣的購置，如同前公爵夫人留下的餐具，讓公爵花費大把鈔票，公爵單單爲了第一件拉斐爾式盤便付了 500 泰勒。⁹

公爵夫人伊莉莎白·尤莉安娜看起來對這批藏品採取主動態度，而且可能也提供重要的資金，因此被名列為收藏東亞瓷器的歐洲傳統宮廷女性。¹⁰

十八世紀期間隨著歐洲瓷器發明，對東亞瓷器的熱情逐漸消退。公爵卡爾一世（Herzog Karl I.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1713-1780, 1735-1780 執政）約於 1750 年左右，從薩爾茲達魯姆悠閒宮之內，將最重要的收藏品提調到布倫瑞克，而東亞瓷器被留置宮殿。1811 年，薩爾茲達魯姆悠閒宮以前著名的瓷器藏品被拍賣，我們無法推定拍賣產生多大資金效益。再者，為東亞瓷器和所有冠以「印度的」（Indianisch）名稱之珍貴物品付出高價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¹¹ 安東烏爾利希博物館今日僅保留相當小部份十八和十九世紀東亞瓷器；大部分物品是十九世紀晚期才入藏。

中國壽山石雕塑品

中國滑石或壽山石雕塑的大量作品，在布倫瑞克收藏史中很早就已占有特殊地位。

1709 年已經證實有一大部分是安東·烏爾利希公爵收藏。阿任思所建目錄中，壽山石人偶和餐具被標記有 666 筆號碼。此類作品現藏超過三百件，顯示將近半數作品今日猶存。

十七世紀中國竹、木、牙和壽山石雕刻有以小尺寸來發展豐富藝術作品的形式與母題。母題來源包括佛教和道教萬神、儒學傳統、神話故事和民俗傳統傳說等。還有以動物和景觀表現吉祥寓意。這些藝術品的使用，有的是為了裝飾文人書房，也有的是為了家庭神壇像的民俗宗教用途。

十七世紀後半葉中國壽山石雕塑品引來歐洲市場的興趣，傳統上，中國工坊設立於中國南方福建省，也開始替外銷歐洲生產多量產品。但壽山石雕刻沒有列在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官方貨物訂單中，而是透過私人貿易抵達荷蘭。

布倫瑞克壽山石雕塑品收藏的交易文件至今不明。但我們認為，它們如同可資比較的其他貴族收藏之壽山石藏品，也如同「印度的」異國珍品，皆從荷蘭採購而得。這批收藏包含各式各樣不同品質的雕像。圖三表現臺座上一對獅子，通常是「獅子戲球」，而母獅旁有小立獅。每個布倫瑞克獅子都有兩個特徵，也就是配有球和小獅子。生動的大理石化壽山石表面，強調了局部染黑彩之處。

文藝復興時期的奇品珍藏室可證明，中國壽山石雕塑品已成為歐洲收藏一部分。十八世紀前半葉大量壽山石雕塑品用於宮廷廳房的室內裝飾，「印度的」珍藏室特別流行。它們通常與其他東亞奢侈品如漆器作品和瓷器結合一起。然而，薩爾茲達魯姆悠閒宮中一個奇特陳設室的「博物館式」（museal）



圖3 17世紀後半葉 中國 對獅 紅—黑大理石紋壽山石 邊框部分染黑色 每件動物高16，底座高6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Ste 387-388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展示法，則背離原先的奇品珍藏室類型和空間配置；例如瓷器和漆器作品、壽山石雕塑品，各按它們的材質和門類來安排特定收藏區域，這類朝向「博物館式」的展示趨勢，不久後亦向外傳佈，例如德勒斯登（Dresden）所能見到的例子。¹²

壁紙

傳世約七十件布倫瑞克壁紙的購藏時間我們並不清楚。1728年訪客日記描繪薩爾茲達魯姆宮的圖示，報導了「印度的彩繪絲紙」室和另一個可能有「印度的繪畫」空間。¹³繪畫的提示很有趣，布倫瑞克現藏中國繪畫、

木版畫和壁畫有一個不尋常的特徵：它們不是被鑲入牆板或黏於牆上，而是依循歐洲油畫作法置於油畫布上，再以木框固定。它們被用紅色紙條與邊框接合。原本底部的絲或者紙，改為油畫的裝幀形式，這不尋常的繪畫改造可能是為了避免毀損，用這個方式保護這些圖像。此外，木版畫有不同版本。有些將中國的和中國風的繪畫以「拼貼」法編繪一起。有不同題材的描繪：仕女或騎士的巨幅人物描繪、小人物場景、瓷器產製的全景描繪、類型場景、花鳥。¹⁴

圖四表現一位優雅女性，她和一個又小又胖的男孩一起享用荔枝。此一吸晴母題的



圖4 | 18世紀前半葉 中國 無名 仕女與男童嗜荔枝 紙本設色 長144.6，寬90.2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Mal 22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圖5 18世紀前半葉 中國 無款 瓷器販售與裝船風景 絹本設色與畫布黏合 長106.5，寬120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Mal 30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極高裝飾感是以傳統技法來繪製。圖五是四件巨幅圖繪系列的其中一件，這系列作品的背景皆繪製中國南方地景，前景表現瓷器生產的單一工作步驟。生產流程的理想表現類型，在中國有很長的傳統，它可追溯回十三

世紀「耕織圖」（農作與養蠶織作）的繪製期。十七世紀康熙皇帝（1662-1722 執政）治理下，耕織圖又重新得到特別贊助。他執政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確立了瓷器生產描繪。對還沒發明瓷器的歐洲來說，這是很有趣的主題，廣州

手工作坊擅長以小型冊頁集圖繪瓷器生產，¹⁵像布倫瑞克這件巨幅全景圖藏品相當少見。

圖五描繪中國瓷器販售與裝船，圖中帽子、褐色頭髮和大鼻子標誌著外國人特徵，這些外國人被中國人當作「仕紳」在岸邊等待，同時指出地點可能就在廣州十三行，也就是外國人貿易被允許之處和販售江西省景德鎮瓷器製作中心所燒造的瓷器。

宜興——紫砂

布倫瑞克收藏的著名藏品是現存數量豐富的宜興紫砂茶具，宜興一名涉及今天中國南方江蘇省太湖畔相同名字的城市，這裡從元代（1260-1368）起以紅色陶土燒製生產茶器。布倫瑞克收藏的宜興紫砂，第一次被提及是在1753年的一份報告中，這份報告反映1735年和1750年薩爾茲達魯姆（Salzdahlum）的收藏。中國紫砂出現在報告內的「羅馬精緻紅陶」（terra sigillata）分類項目，它們與備茶器具相關，是宮內一間「日本室」（Camera Iaponica）陳設的一部分。

這群藏品也列在1784年以前，阿任思建立的遺產目錄「羅馬精緻紅陶」類別之中。當時記錄的八十件藏品，驚人地有五十件傳世。這份目錄沒有載明「羅馬精緻紅陶餐具」（Geschirre von terra sigillata）的來源，也就是說，這批藏品可能不是來自東亞或中國。它的身份應與歐洲瓷器發明的先鋒約翰·弗烈德里希·波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1682-1719）在麥森製作的「紅瓷」（rothen Porcellain）或「波特格—紅陶」這一脈絡有關。

若是布倫瑞克收藏的宜興紫砂年代只能證明到十八世紀後半葉，卻有很好的歷史緣

由說明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已經購置藏品。歐洲收藏紅色中國宜興紫砂的熱情，約於1670年荷蘭第一次從中國進口開始，到十八世紀初期逐漸消退，當歐洲瓷器成功燒製後，紫砂器不再高貴。

傳世布倫瑞克的宜興紫砂在東亞藏品之中，是特別有趣的一批作品，因為直到今天尚未解決實際產地和物品歸類。大部分涵蓋為銷往歐洲市場而製的中國宜興壺。其中一例是帶有貼飾葡萄枝藤（圖6）——葡萄果實裝飾和正偷吃的小松鼠。加鑲豪華鍍金飾在歐洲被視為此壺是高價值的象徵記號，推測鍍金飾是在荷蘭加製。

然而在布倫瑞克收藏中，發現令人驚訝高數量、為中國市場燒製的茶具。許多茶壺定年為明晚期，也就是十七世紀前半葉。幾



圖6 17世紀後半葉 中國 壺 宜興紫砂陶 18世紀荷蘭加鑲鍍金銀飾 高29.8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Ker 11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圖7 1637 大型茶壺或溫酒壺 宜興紫砂陶 用卿款和天干地支定年「丁丑」 高30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Ker 1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件有款識或刻詩，三件茶壺有名匠「陳用卿」的款或銘記，可證明約為 1620 年至 1640 年，例如圖七一件不尋常的大型茶壺或溫酒壺。題詩是刻在硬鋪砂器胎上，再內填白色化妝土，行書風格詩體，帶用卿款，並刻有天干地支的「丁丑」，也就是 1637 年。¹⁶

這批不是為了外銷而製的物品，因為沒有列在官方貨物清單上，可能是偶然——如同宜興貿易瓷——成功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私人貿易抵達歐洲。

清點藏品過程中，我們也辨識了許多件德爾夫特（Delft）和英國的紅炆器。德爾夫特仿製中國宜興紫砂作品應歸於「茶壺烘培師」

藍伯特·馮·恩宏（Lambertus van Eenhorn, 1721 年過世）名下，儘管他沒有落款，但他於 1691 年後接掌德爾夫特工廠 De Metalen Pot。另有一件上彩茶壺是大衛（David, 1656-1742）和約翰·菲立普·艾樂斯（John Philip Elers, 1664-1738）兄弟的作品，他們從 1690 年起在英國工作。

單件藏品

除了前面描述過的收藏品類之外，傳世還有單件藏品，以下要介紹其中兩件。〈坐姿男童〉（圖 8）日本玩偶是一件特別有趣的作品，在歐洲可能是唯一又特別親切的工藝品。單獨



圖8 17世紀後半葉 日本 坐姿男童 木頭、胡粉、漆，局部加彩 高20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Holz 25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製作的頭部透過一個特別機械裝置可以作微微點頭動作，與此同時從口中微微伸出舌頭。點頭機械式與伸出舌頭的細緻演出，具有木頭雕刻、上彩與上金的嵯峨（さが）玩偶特色，十七世紀初期開始在京都附近的嵯峨小鎮製作。它的高品質可回溯它的製作者，不是雕刻佛教塑像的和尚，就是製作能劇面具的雕塑者。這件定年約 1680 年的布倫瑞克玩偶與源於伊萬里風格的瓷偶非常類似，這件瓷偶也被定年在這段時間。¹⁷

還有一件名為〈劇場〉（圖9）的傑出作品，一份阿任思建立的十八世紀舊目錄記載如此描述「一座三扇組成的壁爐屏風。中間一

扇是十位中國人跳舞的戲劇舞臺前景……。」〈劇場〉是三聯畫形式，「舞臺」上安排很多不同媒材製作而成的人物、建築與景致元素。根據圖像學方法，這可能是關於一份送給坐在中央夫婦的崇敬禮物，獻上禮物和舞蹈表演。兩翼屏扇裝飾女性在庭院從事閒暇活動的表現。它們體現中國士大夫重視的四大雅性藝術，即琴、棋、書和畫。圖像學來看可以類比的是康熙時期（1662-1722）柯羅曼多屏風帶有祝賀的表現。¹⁸像這樣立體「舞臺」類型的作品，我們應再提到大選侯弗德里希·威廉·馮·布蘭登堡（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 1620-1688）奇品珍



圖9 18世紀前半葉 中國 劇場 節慶招待會立體表演 木頭、絲綢、秸稈、金屬線和其他材料 高107，正屏寬92，翼屏每件寬45.9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2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藏室（Kunstkammer）之中，於 1693 年購藏一件裝飾地景和可移動人偶的小漆櫃，¹⁹ 它曾被作為戰爭損失物，最近重新再回到柏林。

外銷泰國的中國瓷器

大型又古老的博物館經常隱藏著令人驚訝的單件發現品，更有整套的藏品。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收藏有來自中國南方超過五十件作品，可能是景德鎮替泰國生產的陶瓷，大部分定年為十九世紀。與此相關的藏品是由建築師、藝術史學者、考古學家和小說作家卡爾·席根弗烈德·杜林（Karl Siegfried Döhring, 1879-1941）於 1913 或 1914 年贈送給博物館。1906 年到 1913 年，卡爾·席根弗烈德·杜林曾以工程師身份服務於曼谷暹羅國王的皇家職務，但他特別以建築師出名。身為一位熱情收藏家，他在泰國購藏大量藝術手工品。布倫瑞克現藏有專為泰國市場製作的中國陶瓷，英文專業文獻中稱為「漢—泰陶瓷」（sino-tai ceramics），提供德國博物館有關中國外銷陶瓷至今甚少研究的分支發展概要。²⁰ 由古老暹羅的佛教—印度教傳統發展而來的上彩特點裝飾，裝飾技法不是「班加隆」（bencharong，字面意思：五彩）類型，就是「萊南通」（lai nam thong）以金彩密集裝飾之物，圖十顯示一件附「班加隆」（bencharong）類型蓋子的



圖10 約1800 中國 大水鉢 瓷器，釉上彩和竹編帶 高23.4公分
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 典藏號：OA Por 76 Michael Lindner攝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Fotowerkstatt

大型水鉢，以明亮色彩密集地繪製花卉，為了裝飾和保護而加裝細緻竹編帶。「漢—泰陶瓷」再次證明中國手工匠不僅靈巧地適應遙遠歐洲貴族藏家的奢侈品需求，也為東南亞市場需求提供製作。

作者為德國德勒斯登瓷器收藏館暨荷蘭呂伐登國立公主宮陶瓷博物館
退休亞洲陶瓷研究員

譯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研究生

審譯者為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註釋

1. 譯註：原文“OSTASIATIKA IM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Die Sammlung in Braunschweig,”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eue Serie, Nr. 3 (2002): 39-48；此譯文為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施靜菲子計畫「由文化自覺到品牌概念——臺灣近現代工藝的百年發展」出國考察衍生成果，該子計畫屬「人文反思與當代臺灣——文化實踐的追索與新試探」研究計畫，獲科技部 106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補助，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弱水擔任總主持人，施靜菲教授為共同主持人。
2. 超過兩百五十件東亞漆器已於 1990 年收入藏品目錄出版之中，請見 Gunter Rudolf Diesinger, *Ostasiatische Lackarbeiten sowie Arbeiten aus Europa, Thailand und Indien: Katalog der Sammlung*（暫譯：東亞漆器和歐洲、泰國、印度作品：典藏目錄）（Braunschweig: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1990）。一件少見的單品，船型桌上自動機械已被詳細探討，請見 Laura Ottaviani Jaede, “Ein chinesisches Nobelspielzeug im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暫譯：安東烏爾利希公爵博物館藏一件中國豪華玩具），*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Mitteilungen der DGOK*, Nr. 26 (Januar, 1999): 27-36。

3. Eva Stroeber, *OSTASIATIKA. Sammlungskataloge des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s Braunschweig* (Braunschweig: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2002).
4. 哥本哈根奇品珍藏室藏品目錄出版，請見 Bente Dam-Mikkelsen and Torben Lundøek (ed.),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the Royal Danish Kunstskammer 1650-1800* (København: Nationalmuseet København, 1980).
5. 譯註：感謝審譯者提供 Elends Klauke 訊息。
6. 譯註：對貝殼，貝合わせ（日文），日本貴族遊戲，遊戲目的是找出半貝殼的另一半。從平安時代流傳下來，貝殼內部多以金箔和蒔繪加彩美麗圖繪，母題多取自《源氏物語》，江戶時代開始成為日本家老、大名婚禮重要儀式。
7. 1690 年一份目錄清單記載一組共十六件上彩貝殼，現存哥本哈根皇家丹麥奇品珍藏室，請參見 Dam-Mikkelsen and Lundboek,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the Royal Danish Kunstskammer 1650-1800*, 239-240.
8. 引自：Zacharias Conrad von Uffenbach, *Herr Zacharias Conrad von Uffenbach Merkwürdige Reisen durch Niedersachsen, Holland und Engelland*（暫譯：Zacharias Conrad von Uffenbach 男士前往下薩克森、荷蘭與英國的特別旅行），Erster Theil (Frankfurt am Main / Leipzig: Gaum, 1753), 334-338.
9. 引自：Max Arnim ed., *Johann Friedrich Armand von Uffenbach's Tagebuch einer Spazierfahrt durch die Hessische in die Braunschweig-Lüneburgischen Lande 1728* (Göttingen: Hantzschel, 1928), 25.
10. 請參考 Gabriele Rieman-Wöhlbrand, "Der Porzellanbesitz der Landgräfin Maria Amalia. Zur Rolle der Damen beim Entstehen der landgräfischen Porzellansammlung,"（暫譯：侯爵夫人瑪莉亞·阿瑪莉亞的瓷器收藏），Ulrich Schmidt (Hrsg.), *Porzellan aus China und Japan. Die Porzellangalerie der Landgrafen von Hessen-Kassel.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Kassel* (Berlin: D. Reimer, 1990), 51-63.
11. 譯註：本文作者曾說明「印度的」（Indianisch）一詞的意涵：「十六與十七世紀，人們所理解『印度的』是來自中南美洲的奇珍異品，亦被稱為西印度，如同美洲大陸在地理大發現後的稱呼一樣。十七世紀開始，此一名詞時常指涉一個來自遠東的、東印度的來源，但也常用於稱呼在歐洲中國風尚興盛期製作的中國風作品。此外，『印度的』有時也指稱一般性的舶來珍品。」Eva Stroeber, *OSTASIATIKA. Sammlungskataloge des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s Braunschweig*, 10
12. 直到最近重新發現布倫瑞克藏品與強者奧古斯都中國壽山石雕塑品收藏十分相近，原本有超過五百件物品，現藏約一百五十件。它們應展示於日本宮一間同類型的展廳。請見 Maureen Cassidy-Geiger,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Ethnographic Material: Re-Discovering the Soapstone Collection of Augustus the Strong," *Abhandlungen und Berichte des Staatlichen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Dresden* 48 (1994): 7-98.
13. 引自 Max Arnim ed., *Johann Friedrich Armand von Uffenbach's Tagebuch einer Spazierfahrt durch die Hessische in die Braunschweig-Lüneburgischen Lande 1728*, 25.
14. 詳細研究請參考 Friederike Wappenschmidt, *Chinesische Tapeten für Europa. Vom Rollbild zur Bildtapete*（暫譯：外銷歐洲的中國壁紙）(Berlin: Deutscher Verlag für Kunstwissenschaft, 1989).
15. 典型瓷器產製圖集和清代圖冊的分析，請參考 Sybille Girmond, "Die Porzellanherstellung in China, Japan und Europa. Historische und technische Details,"（暫譯：中國、日本和歐洲瓷器生產。歷史和技術細節），Ulrich Schmidt (Hrsg.), *Porzellan aus China und Japan. Die Porzellangalerie der Landgrafen von Hessen-Kassel.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Kassel*, 107-142.
16. 香港旗桿屋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的收藏中，發現一件類似的壺，不一樣的題詩，陳用卿款，但沒有紀年，收入 K. S. Lo, *The Stonewares of Yixing from the Ming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6), Figs. 9, 43。文物館還有一件類似的壺，天干地支定年為丁卯（1627 年），沒有圖片，參考羅桂祥書中的敘述，頁 76。
17. 例如英國伯利莊園 (Burghley House) 收藏的日本將棋盤上坐姿瓷男孩，目錄記載 1690 年，收入 Japan House Gallery, *The Burghley Porcelains: An Exhibition from the Burghley House Collection and Based on the 1688 Inventory and 1690 Devonshire Schedule* (New York: Japan Society Gallery, 1986), Fig. 94.
18. 例如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柯羅曼多屏風，收入 Adele Schlombs (Hrsg.), *Meisterwerke aus China, Korea und Japan* (München/ New York: Prestel, 1995), Kat.-Nr. 48.
19. 發表出版於 Leopold Reidemeister, "Der Große Kurfürst und Friedrich III. als Sammler Ostasiatischer Kunst. Wiederentdeckungen aus d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Kunstskammer,"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F. 8. Jg., 4./5. Heft (1932): Tafel 22, Abb. 9 und 10.
20. 詳盡梗概請參見 Natalie V. Robinson, *Sino-Tai Ceramic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Bangkok, Thailand, and in private Collections* (Bangkok: Dept. of Fine Arts, 1982)。德國收藏品僅有個別發表，兩件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碗，請見 Herbert Butz, "Nachrichten aus de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暫譯：東亞藝術博物館消息），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Mitteilungen der DGOK*, Nr. 11 (April 1995): 34-36.